

# 公交记忆

□麦田守望者



某个周末，随妻子回双桥墩头老家办事，考虑经济成本，我们共开一辆车。吃过午饭后，因临时有事，我需要先行赶回新城。于是，我决定乘坐公交车，来一次绿色出行——印象中，我似乎有三五年没有乘坐公交车了！

从双桥马鞍山站上车后，558路公交车欢快地行驶在乡间大道上。正是初冬时节，午后和煦的阳光普照着大地，到处都呈现出暖融融的景象——道路两边的田地里，稻谷已经收割，葡萄已经落架，但金黄色的橘子仍挂满枝头，青翠欲滴的卷心菜正在拔节生长。

远处，峰峦叠嶂，层林尽染，翠竹挺拔。近前，藕田里的荷叶已经衰败，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，有藕农正在挖藕，穿着连雨衣裤，一铲一铲、小心翼翼地扒拉着淤泥，身旁放着一堆沾着池泥的莲藕——这些，都构成了一幅和谐的村居图。

车厢里，多是一些上了年纪的大爷、大妈，拎着大包小包的蔬菜瓜果，他们应该是已经搬迁到城里或者随子女在城里生活，趁周末天气晴好，回老家补充生活物资。

看着眼前的景象，我的思绪一下子牵扯到了很远很远——其实，公交之于我，是何等的熟稔和亲切，它曾经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学生时代，基本都是公交出行。刚上大学那会儿，我们几乎都闹过乘公交坐反方向的笑话。往往是周末，我们在外面疯玩了一整天，又饥又渴，看到某个站台有回学校的公交线路，就迫不及待地挤上车，结果坐着坐着，发现距离越来越远，赶紧就近下车。这样引发的后遗症是，后来每每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乘坐公交车，我总要反复确认方向是否正确。不过，现在条件也好了，一些大城市都运行了地铁，不用再挤有轨电车了。

刚开始工作那几年，出行也基本以公交为主。记得那时候坐得最多的要数28路公交车，不仅仅因为28路公交车横跨舟山本岛，还因为它运营时间最长，晚上10点多还能看到它忙碌的身影。记得谈恋爱那会儿，周末休息的时候，早上我乘公交车至定海，晚上妻子再把我送到

站台，从定海赶回东港，为了待的时间更久一些，我们经常故意错过班次，等到末班车的到来。

结婚后，有两年妻子在盘峙岛工作，经常要值夜班，而每次值夜班通常只有两个女孩子。于是，我就充当“护花使者”，晚上过去陪护，待第二天早上天蒙蒙亮就赶乘轮渡到定海港务码头，然后从港务码头乘坐28路公交车赶回东港上班。犹记得冬天的清晨，寒风凛冽，从盘峙开往定海港务码头的轮渡四面透风，但心里仍然是乐滋滋的——那时候，感觉乘坐公交车是一件非常幸福快乐的事情。

再后来，妻子调到小沙工作，那时候我们仍然没有买车。为了更快捷地上下班，妻子经常乘坐21路公交车换乘——在快速公交1号线出来之前，21路公交车算是定海和普陀之间的准快速公交。每天早上6点多，我骑摩托车把妻子送到沈家门东河路公交车站台赶乘21路公交车；晚上的时候，我再骑摩托车去东河路接，如此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。犹记得寒冷冬日的傍晚，有时候我有事耽搁了没能及时赶到站台，妻子就钻进旁边的佛国商城，等我赶到时，她已经拎着一包诸如袜子之类的小物件。那时候，感觉即便再冷，乘坐公交车也是暖融融的。

岛城公交也在飞速发展变化中。先是有了快速公交1号线，让定海和普陀的联通变得更加便捷，后来又开通了“红衣”双层大巴、游1路等旅游专线，更是提升了岛城的公交品味。公交发展日新月异，但随着私家车的普及，我们乘坐公交车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，特别是在我和妻子各自拥有一辆车后，公交车基本被我们遗忘了——小女儿出生后，几乎就没坐过公交车，上次还嚷嚷着要我们带她乘坐公交车。

正当我肆意遐想的时候，558路公交车已然抵达定海公交总站。下车后，我径直走到马路对面换乘135路公交车，10多分钟就抵达了新城家门口，非常便捷高效。

回家后，我给妻子发信息道：“老婆，我今天省了50块，晚上可以加餐了！”

难忘公交，难忘公交出行的日子！

# 转身

□周江川

牵挂是一粒种子，一旦埋在心底，就会慢慢生根发芽。它的根系会悄然遍布到全身的每一处，和血肉交织成一张思念的网。

犹记得去年岁末，妻子突然说要去温州看儿子，态度很坚决，貌似下了决心，还把这几天已经预约好的客户都推脱掉了。我有些怀疑，她已经下过好几次决心了，每次“狼”都会半途折返，影子都见不到。

原来，儿子的腰椎突然出了点问题，身上扎满银针的照片发过来的时候，妻子不淡定了。

“明天就去，后天是元旦，正好给儿子做点好吃的，补补身体。”

母子连心，这针是扎在了娘的心上了！

第二天，阳光明媚，空气清甜。我们驾车一路向南，暖暖的风让还没有离去的冬天都感到羞涩，海面上映射出漫天的红晕。

岱山岛到温州驾车需要5个小时，这一路都是好心情，很快，毫无倦意。

“相见亦无事，不来常相思”。见到儿子的时候，他完美地站立在我们面前，毫发无损。妻子左看、右瞧，又摸了摸他的后背，满目担忧。

“娘，你不用担心，只是小问题。看了中医，针灸了几次就好了。”

儿子有点像早上的冬天，红了脸。

快乐是能把时间偷走的，五天的时光瞬间便成了记忆长河中的一粒砂。跨年的烟火、零点整飘散在空中的氢气球、山水农田美景、特色小吃、包饺子、逛超市、看车展。我们一家人，这几天在一起把这些快乐，编织成了永恒的温暖。

回去的当天，儿子下午1点半上班。妻子早早起来买菜做饭，不到中午12点，我们就吃完了午饭。妻子说：“早点回去，晚上还约了客户。”

收拾好行李，走到门口，儿子突然转身，说道：“你们下楼，我就不下去了。我要收拾一下屋子，马上要上班了。”我没有多想，点点头。妻子一愣，脸上显得有些迷惑和失望。

出发五分钟后，手机收到儿子发来的短信：“爸、妈，路上开车慢点，到了给我发视频。”

刹那间，我想起儿子小时候送我去外地上班的情景。

儿子上小学和初中时，我在外地工作，每两个月回家探亲一次。每次在车站送行，车启动的瞬间，儿子都会像今天一样猛地转过身去，抬起小手默默地抹眼泪。

儿子如今长大了，也上班了。但是，无论路途长短，时间久远，离别终究是离别，转身的瞬间总是有疼的！

就如作家梁实秋所言：“我不愿送人，亦不愿人送我，对于自己真正舍不得离开的人，离别的那一刹那像是开刀，凡是开刀的场合照例是应该先用麻醉剂，使病人在迷蒙中度过那场痛苦，所以离别的痛苦最好避免。一个朋友说：‘你走，我不送你，你来，无论多大风多大雨，我要去接你’。”